



下

# 基督山恩仇记

The COUNT OF [法]大仲马 著

MONTE  
RISTO

中国致公出版社



下  
基督山恩仇記

THE SCOUND OF MONTESIEU

THE  
TRISTO

THE SCOUND OF MONTESIEU

# 基度山恩仇记

[法] 大仲马◎著 王俊金 白庆德◎译

---

◆

##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中国致公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度山恩仇记/(法)大仲马著;王俊金,白庆德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5辑)  
ISBN 7-80179-152-5

I. ①基… II. ①大…②王…③白…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310 号

---

## 基度山恩仇记

---

译者:王俊金 白庆德  
责任编辑:子 龙

---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富达印刷厂  
开 本:880×1240 1/32  
印 张:170  
字 数:4865千字  
版 次:2005年1月第3版 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

ISBN 7-80179-152-5/I·005

定价:342.00元(全十九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五十六章 安德里·卡凡尔康德

基度山伯爵走进隔壁的房间，也就是培浦斯汀称之为蓝客厅的那个房间，那儿早就有一个风度潇洒、仪表温雅的青年。他是在半个小时之前乘着一辆出租马车来的。当他来登门求见的时候，培浦斯汀也是毫不费力地就认出了他是谁，因为他的主人事先早已向他详细地描述过来客的外貌，所以当他一看到这个黄头发、红胡子、黑眼睛、白皮肤、身材高大的青年人时，立刻就确定他是谁了。伯爵走进来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正随随便便地躺在一张沙发上，用他手里的那根金头手杖轻轻地拍击着他的皮靴。一看到伯爵走进房间来，他马上站起来。“是基度山伯爵吧，我相信？”他说。

“是的，阁下，我想您就是安德里·卡凡尔康德子爵阁下吧？”

“是的，安德里·卡凡尔康德子爵。”青年人一面复述这个头衔，一面鞠了一躬。

“我想您是带着一封介绍信来见我的，是不是？”伯爵说。

“我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署名非常奇怪。”

“‘水手辛巴德’，是不是？”

“完全正确。而且除了《一千零一夜》里的那位大名鼎鼎的辛巴德以外，我从来不曾认识任何一个姓这个姓的人——”

“啊！他就是那个辛巴德的一个后裔，并且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英国人，并且为人怪癖到几近疯狂的地步。他的真名字叫威玛勋爵。”

“啊，真的！那样就一切都明白了，”安德里说，“那倒是很特别的。那么，这个英国人也就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在——啊——是的——好极了！伯爵阁下，那么我就一切听您的吩咐了。”

“如果您所说的一切都是实情的话，”伯爵微笑着答道，“您大概可以把您本身以及您府上的事情讲一点儿给我听听吧？”

“当然可以，”青年说，他的神色很是从容，说明他的记忆力是很出色的，“我，正如您所说的，是安德里·卡凡尔康德子爵，巴陀罗米奥·卡凡尔康德少校的儿子——我们卡凡尔康德这一家族的名字曾经被铭刻在佛罗伦萨的金书上。我们的家庭虽然还很富有（因为家

父每年的收入有五十万法郎),但是却曾遭遇到许多不幸,而我也只是其中的不幸之一。我在五岁的时候就被我家那奸诈狠毒的家庭教师拐走,所以到现在为止我已有十五年的时间不曾见到我那可怜的生身之父了。当我可以自立以后,我就不断地在找他,但是多年来却毫无结果。最后,我接到了您朋友的这封信,说我的父亲在巴黎,并且让我来亲自向您打听他的消息。”

“真的,您所讲的这一番话让我觉得有趣极了,”基度山比较满意地望着那个青年人说,“您把您的所有心事都全盘倾诉给我的朋友辛巴德是十分正确的,因为您的父亲的确在这儿,在我家里,而且他正在寻找您。”

自从踏进客厅里的那一刻起,伯爵的目光就一直没忽略那青年人脸上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他十分佩服他神情的安定和声音的稳健,但是刚一听到“您的父亲的确在这儿,在我家里,而且他正在寻找您”这两句极其自然的话时,小安德里吃了一惊,喊道:“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您这儿?”

“当然,那是不容置疑的,”基度山答道,“您的父亲,巴陀罗米奥·卡凡尔康德少校在我这儿。”

那曾经在青年人脸上布满的恐惧的神色几乎马上就消失了。“啊,是的!当然是叫这个名字,”他说,“巴陀罗米奥·卡凡尔康德少校。而您真的是在说,伯爵阁下,我那亲爱的父亲是在这儿吗?”

“是的,阁下,我甚至还可以补充一下,我刚才还和他在一起聊天呢。他对我讲起了他失去儿子的那一番经历,我听后大受感动。的确,他对于这件事的忧虑、希望和恐惧足可以充当一首最哀婉动人的诗的资料。有一天,绝望的他终于收到一封信,说拐走他儿子的那个人现在愿意把儿子归还给他,或者至少可以通知他到哪儿去找,但是却要一大笔赎金。您的父亲丝毫没有犹豫,立刻就派人送那笔款子到皮埃蒙特边境上,还带去了一张到意大利的护照。我想,您那时是在法国的南部地区吧?”

“是的,”安德里似乎有些尴尬地答道,“我是在法国南部。”

“一辆马车在尼斯等您。”

“一点儿不错。它载着我从尼斯到热那亚,从热那亚到都灵,从都灵到尚贝里,从尚贝里到波伏森湖,又从波伏森湖到巴黎。”

“真的吗?那么您的父亲应该在路上遇到过您的了,因为他正巧也是从那条路线上来的,照您所说的进行推算,你们两个人途中所经

过的各站也完全相同。”

“但是，”安德里说，“即使我的父亲曾经见到过我，我也很是怀疑他能否认得出我，要知道自从他最后那次见到我以后，已经十五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样子一定与从前相比发生了多多少少的改变。”

“噢，但是所谓父子天性呀。”基度山说。

“不错，”那青年人说，“我倒还没有想到父子天性这一句话。”

“您的父亲的脑子里现在只对一件事还觉得有点儿担心，”基度山答道，“那就是他急于想知道您离开他这样长的时间内生活的情形。那些害您的人是怎样对待您的，他们对您的态度是否曾顾及到您的身分。最后，他迫切地想知道您是否能够幸运地逃过所发生的这一切对您精神上的坏影响，那当然要比任何肉体上的痛苦和摧残都更加可怕，他十分希望知道您那天赋优良的本性有没有由于缺乏教育而受到削弱。总之，您自己究竟认为能不能重新在社会上树立和维持与您那高贵的身分相称的社会地位。”

“伯爵阁下，”那青年人喃喃地说道，简直吓呆了，“我希望没有什么谣言——”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第一次听到您的大名是我那位慈善家朋友威玛勋爵告诉我的。我知道他初次和您相遇的时候您的境况颇为不愉快，但是有关的详细情形我却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问，我不是一个好奇心特别重的人。您境况的不佳及遭遇的不幸引起了他的同情，所以我想当时您的情形一定很有趣。他告诉我说，他十分想恢复您所丧失的地位，一定要帮您找到您的父亲不可。他果真去找了，而且显然已经找到了他，因为他已经在这儿了。最后，我的朋友通知我您快要来了，并且给了我有关保证您前途幸福的指示。我很清楚我的朋友威玛勋爵是一个怪人，但是他为人很诚恳，而且富如金矿，所以他尽可以按照他的怪念头来任意执行他的怪癖而不必担心自己会倾家荡产，而且我也已经答应按照他的指示来办事。先生，我现在是站在赞助人的地位上，觉得有义务向您提一个问题，请务必不要介意。根据您的财产和名分，您就要成为一位地位显赫的人物，我很想知道，您所遭遇的这种种不幸——这种不幸绝不是您本身所能控制的，所以这丝毫不会减低我对您的敬意——我很想知道的是，那些迫害过您的人有没有采取过一些极端的措施，以使得您对于您即将跨入的那个社会茫然无知？”

“阁下，”青年人回答道，在伯爵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慢慢恢

复了他的自信心，“这一点您可以完全放心。把我从我的父亲身边拐走的那些人，就如同他们事实上已经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直都在想着要把我卖回给他的，而为了使他们的买卖能够获得最大的赢利，最好的办法，就莫过于让我继续保持我的社会身分和天资，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甚至还要加以改进。小亚细亚的奴隶主们常常把他们的奴隶培养成为文法教师、医生和哲学家，以便可以在罗马市场上卖得更高的价钱，那些骗子对待我也正是如此，所以我倒还受到了极好的教育。”基度山非常满意地微笑了一下，看来似乎他本来并没有期望安德里·卡凡尔康德先生能够这样机警老练似的。“而且，”那青年人继续说道，“即使在教育上出现了某种缺陷，或者是对于既定的礼仪有何违反之处，但是想到那些随我与生俱来的以及以后一直伴随着我整个幼年时代的不幸，人们也会对此加以原谅的。”

“很好，”基度山以一种局外人的口吻说，“悉听尊便，子爵，因为您的行动当然由您自己做主，并且您的行动也和您有最密切的利害关系。但如果我是您的话，我对于这些奇遇连一个字都不会提。您的身世简直就是一篇传奇式的故事。世人虽然喜欢包装在两张黄纸封面之间的传奇故事，但说来奇怪的是，对于那些装在活的羊皮纸中间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却反而不肯相信，即使所有这些经历出自于像您这样一位体面的人物之口。我很想提醒您这种困难，子爵阁下。如果您把这个动人的极具悲剧色彩的身世告诉任何一个人，则您的话还没有讲完，它就会被传得人人皆知，并且被认为这绝不能是真的。您将不再是一个从小就被人拐走，直到现在又被寻找回来的孩子，而是被人看做一个像是夜里长出来的香蕈那样的暴发户。也许人们会对您产生一点小小的好奇，但是被人当做谈话的资料和不愉快的言论的题目，似乎总不是那么令人舒服的。”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伯爵阁下，”青年人说道，在基度山那具有透视一切的能力的注视下，他的脸色不禁又变得苍白起来，“这种后果确是令人极不愉快的。”

“但是，您固然不必夸大您的不幸，”基度山说，“但也不必为此竭力避免这个话题以至顾此失彼，您必须决定采取一条简单可行的行动路线，而像您这样的一个聪明人，这个计划是很容易办到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您必须结交一些可敬的有社会地位的朋友，借此来抵消那种您以前所过的卑贱生活所引起的偏见。”安德里脸上顿时变色。“我本来可以做您的保证人和友好的顾问，”基度山说，“但是我



生来对我最好的朋友也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且很愿意使他们对我也抱有这种态度，所以，如果违背了我自己的这条规则，我就等于（像那些演戏的人所说的）在扮演外行角色，大有被‘嘘’的危险，那就未免太不聪明了。”

“但是，伯爵阁下，”安德里说，“我是威玛勋爵介绍来给您的，能否看在他的面上——”

“是的，当然啰，”基度山打断他的话说，“我亲爱的安德里先生，但是，威玛勋爵并没有忘记告诉我您的幼年生活有很多的风波。”伯爵盯着安德里的脸说，“我并不希望您能向我说明，而且，为了免得您有求于任何人，才到卢卡去把您的父亲请来的。您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他的态度略微有些拘谨和骄傲。而且由于穿制服的关系，仪表上不免差了一点，但如果当大家知道他在奥地利军团中服务的时候，一切就都可以得到原谅了。我们对奥地利人通常的要求并不是十分苛刻的。总之，您一会儿就会知道您的父亲是一位很体面的人物，我向您保证。”

“啊，先生，您终于让我放心了。要知道我们已经分开了这么长时间，所以我根本不记得他是个什么样子了。”

“而且，您要知道，在社会人士的眼睛里，一大笔家产是可以掩盖一切缺陷的。”

“那么，我的父亲真的很有钱吗，阁下？”

“他是一位大富翁——他的收入每年有五十万里弗。”

“如此说来，”青年人急切地说，“我的境况一定可以很舒适的了？”

“最最舒适的了，我亲爱的先生。您住在巴黎的期间，他可以让您每年有五万法郎的收入。”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愿意永远留在这儿了。”

“环境是您所无法控制的，我亲爱的先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安德里叹息了一声。“但是，”他说，“在我能够留在巴黎而且环境又不会逼我离开的期间，您真的认为我可以收到您刚才向我提到的那笔钱吗？”

“当然可以。”

“我是从我的父亲手里拿吗？”安德里略带不安地问。

“是的，您可以亲自向您的父亲拿，但是那钱威玛勋爵可以作保。

他应您的父亲之请，在邓格拉斯先生那儿开了一个月支五千法郎的户头，要知道邓格拉斯先生的银行是巴黎最安全的银行之一。”

“我的父亲准备在巴黎长住吗？”安德里小心地问道。

“不，他在巴黎只住几天，”基度山答道，“他的职务不允许他一次离开岗位三个星期以上。”

“啊，我亲爱的父亲！”安德里喊道，显然他高兴他的父亲能这么快就离开。

“所以，”基度山说，他装做误会了他的意思——“所以我不准备再耽搁你们这次愉快的会面了。您已经准备好去拥抱您那可爱的父亲了吗？”

“我希望您不要怀疑这一点。”

“那么，去吧，在客厅里，我年轻的朋友，您就可以看见您的父亲正在那儿等候您。”

安德里向伯爵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转身走向隔壁的房间。基度山伯爵一直目送着他，直到那青年人的身影消失在那扇门后，他按了一下机关，这个机关表面上看来像是一幅画，按下去之后，镜框滑开一部分，露出一条小缝，小缝设计得非常巧妙，由此可以看到那间现在正由卡凡尔康德少校和安德里所占据的客厅里的一切情形。那个青年人顺手把门关上，快步向少校走去，少校听到脚步声向他走来，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啊！我亲爱的父亲！”安德里说，声音很大，似乎故意让隔壁房间里的伯爵听到，“真的是您吗？”

“你好吗，我亲爱的儿子？”少校以十分庄重的语调问道。

“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痛苦的分离以后，”安德里以同样庄重的口气说，并向那扇门瞟了一眼，“现在我们又重逢了，这是多么令人快乐的事呀！”

“确实如此，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分离以后。”

“您不拥抱我吗，亲爱的父亲大人？”安德里说。

“当然可以，如果这样会让你高兴的话，我的儿子。”少校说。于是这两个男人就模仿舞台上演员表演时的样子拥抱起来，也就是说，两个人都把自己的头搁在对方肩胛骨上。

“那么我们又团圆了吗？”安德里说。

“又团圆啦！”少校回答。

“永远不会再分离了吧？”

“哦，至于这一点，我想，我亲爱的儿子，你现在一定已经住惯了

法国，几乎把它当做你的祖国了吧。”

“实际上，”青年人说，“让我离开巴黎，我将伤心极了。”

“至于我，你必须知道，我是不能长时间离开卢卡的，所以我得尽可能快地回到意大利去。”

“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儿。但是在您离开法国以前，我亲爱的父亲，我希望您能够把那些表明我的身分的必要证明文件给我。”

“那是自然的，要知道我这次就是专门为这件事而来巴黎的。我费了这么大的苦心来寻找你——就是为了要把这些重要的文件交给你——我实在不想再重新找一次了，要是再重新找一次的话，我的残年就都得消耗在这件事上面啦。”

“那么，那些文件呢？”

“就在这儿。”

安德里把他父亲和母亲的结婚证明书和他自己的受洗证明书一把夺了过来，非常急切地把它们打开（在这种情形下，他的急切原本是应该的），然后非常熟练地把它们看了一遍，这说明他是看惯了这一类文件的；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这些文件的内容非常感兴趣，非常满意。当他读完这些证明文件的时候，他的脸上焕发出一种无限高兴的神情。他带着一种最奇怪的微笑望着少校，用非常纯粹的托斯卡纳语问：“那么意大利已经废止苦工船了吧？”

少校把身体挺得笔直：“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假造这一类的文件是要吃官司的。而在法国，我最最亲爱的父亲啊，只要像这些文件的一半儿，他们就会立刻把您送到土伦去呼吸建在那里的监狱里的空气达五年时间。”

“请你把你的意思解释一下好不好？我实在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少校极力装出一种威严的神气说。

“我亲爱的卡凡尔康德先生，”安德里做出一种推心置腹的样子，亲密地拉住少校的手臂说，“您做我的父亲得了多少钱？”少校想说些什么，但是安德里压低了声音继续说，“无聊至极！我来做一件让您可以放心事，他们付了我五万法郎一年的价格来让我做您的儿子，因此，您可以放心我绝不会拒绝承认您是我的父亲。”少校紧张而又急切地向四周看了一眼。“您尽可以放心，这里只有您和我两个人，”安德里说，“而且，我们是在用意大利语谈话。”

“哦，好吧，”少校答道，“他们也付了我五万法郎。”

“卡凡尔康德先生，”安德里说，“您相不相信童话？”

“我以前是不相信的，但是现在我真的觉得这一切就像童话一样啦，使得我几乎不能不相信它们啦。”

“那么，您总得有点儿证据吧？”

少校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一把金洋来。“你看，”他说，“这够明白的了。”

“那么，您认为我们能够相信伯爵的诺言吗？”

“我当然是相信的。”

“您确信他会对我遵守他的诺言？”

“我确信他会遵守对我们的诺言，但同时，请记得我们必须继续扮演好我们各自的角色。我扮一位慈父——”

“而我则扮一个孝子，既然他们选定我做您的后代。”

“你这个‘他们’指的是谁？”

“天知道！我也说不出来‘他们’到底是谁，但我是指那些写信的人。您收到一封信的是不是？”

“是的。”

“谁写给您的？”

“一个什么布沙尼神甫。”

“您认不认识他？”

“不，我从未见过他。”

“他在那封信里说了些什么？”

“你能答应不出卖我吗？”

“关于这一点你大可以放心，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的利害是共同的。”

“那么你自己去读吧。”于是少校把一封信交到那青年人手里。安德里低声念道：

您十分贫穷，等待您的将是一个愁苦、贫穷的晚年。您愿不愿意发财，或者在晚年时至少可以不用依赖他人？如果想的话，马上动身到巴黎去，向香榭丽榭大道三十号门牌的主人基度山伯爵去要回您的儿子。这个儿子名叫安德里·卡凡尔康德，是您和高塞奈黎侯爵小姐爱情的结晶，五岁的时候被人拐走了。为了不让您怀疑写这封信的人的善意，先附奉两千四百托斯卡纳里弗的支票一张，请到佛罗伦

萨高齐银行去兑现；并附带奉上致基度山伯爵的介绍信一封，信内说明我允许您向他提用四万八千法郎。记住到伯爵那儿去的时间是在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点钟。

——布沙尼神甫

“是一样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少校问。

“我的意思是说我收到一封跟您这封差不多一样的信。”

“你？”

“是的。”

“布沙尼神甫写来的？”

“不。”

“那么是谁写的呢？”

“一个英国人，名叫威玛勋爵，他化名叫水手辛巴德。”

“而对于他，你并不比我对布沙尼神甫知道得多吧？”

“你错了，在这一方面上，我比您要好一些。”

“那么你见过他啰？”

“是的，一次。”

“在哪儿见的？”

“噢，很遗憾，这一点正巧是我所不能告诉你的。如果我告诉了您，您就会像我一样聪明了，而我并不想这样做。”

“信里面讲些什么？”

“念吧。”

您是个贫穷的青年人，您未来的远景是黑暗而且阴沉的。您愿不愿意做一个贵人，喜不喜欢发财和自主？

“老天爷！”青年人说，“这样的问题还可能有第二种答案吗？”

请到尼斯去，您可以在几尼司门前找到一辆在那儿等候您的马车。经都灵、尚贝里、波伏森湖到巴黎去。在五月二十六日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到香榭丽榭大道去找基度山伯爵，他住在三十号大厦里，向他要您的父亲。要知道您是卡凡尔康德侯爵和奥丽伐·高塞奈黎侯爵小姐的儿子。侯爵

会给您一些文件来证明这件事,并且允许您用那个姓氏在巴黎社交界露面。至于您的身分和地位,每年有五万里弗的收入是可以维持得很体面的了。附奉五千里弗的支票一张,可以到尼斯费里亚银行去兑现,并附带致基度山伯爵的介绍信一封,我已经嘱咐他供给您一切需求。

——水手辛巴德

“这真是太好了!”少校说,“你说,你已见过伯爵,是不是?”

“我刚刚离开他。”

“他有没有证实信上所说的那一切?”

“证实了。”

“你懂不懂这回事?”

“一点儿也不懂。”

“此中必有一个受骗的人。”

“总而言之,不会是您,也不会是我。”

“当然不是。”

“嗯,那么——”

“你以为这件事不关我们的事吗?”

“完全正确,这正是我所要说的话。让我们把这出戏扮到底吧,只要闭着眼睛去干就得了。”

“赞成。你瞧吧,我一定会把我的角色扮得好好的。”

“我从来就不曾丝毫怀疑过,我最亲爱的父亲。”

基度山在这个时候重又走进客厅。听到他的脚步声,那两个男人就互相把对方抱在自己的怀抱里。伯爵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他们这样拥抱着。

“啊,侯爵,”基度山说,“看来您对于幸运之神送回给您的这个儿子还算满意吧。”

“啊,伯爵阁下,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您感觉如何?”基度山转过头去对那青年人说。

“我吗?现在我的整个身心都被幸福填满了。”

“幸福的父亲!幸福的儿子!”伯爵说。

“只有一件事令我发愁,”少校说,“因为我必须马上离开巴黎。”

“啊!我亲爱的卡凡尔康德先生,”基度山说,“我想请您赏脸让我介绍您见一见我的几位朋友,我相信您一定可以在见过他们以后

再走吧。”

“我遵从您的吩咐，阁下。”少校答道。

“现在，阁下，”基度山对安德里说，“把您的实际情况讲出来吧。”

“讲给谁听？”

“噢，当然是讲给您的父亲听呀，把您的经济状况讲些给他听听。”

“啊，真是！”安德里说，“您说中我的心病啦。”

“您听到他所说的话了吗，少校？”

“我当然听到了。”

“但是您懂不懂呢？”

“我懂。”

“您的儿子说他需要钱用。”

“哦！那您叫我该怎么办呢？”少校说。

“您当然应该给他一些钱了。”基度山回答道。

“我？”

“是的，当然是您！”伯爵说，同时向安德里走过去，塞了一包钞票到青年的手里。

“这是什么？”

“您的父亲给的！”

“我的父亲给的？”

“当然是他给的。您刚才不是跟他说您很需要钱用吗？这就是他委托我给您的一包钱。”

“这算是我收入的一部分吗？”

“不，这算是您在巴黎的安置费。”

“啊！我的父亲太好了！”

“别出声！”基度山说，“他不想让您知道这是他给您的。”

“我十分理解他这种体贴的心思。”安德里说，急忙把钞票塞进自己的口袋。

“现在，两位，我祝你们晚安。”基度山伯爵说。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幸再见到您呢？”卡凡尔康德问。

“啊，是的！”安德里说，“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希望再享受到这种快乐呢？”

“星期六，假如你们——是的——让我好好想想看——星期六。那天晚上我将在阿都尔村芳丹街二十八号的别墅里宴请客人。我请

了九个人,其中有个是你们的银行家邓格拉斯先生。我应当介绍你们和他相认,要知道他只有认识你们两位才能付钱给你们。”

“需要穿礼服吗?”少校问,这几个字说得相当响亮。

“噢,是的,这当然啦。”伯爵说,“制服,十字章,扎脚裤。”

“我穿什么样的衣服呢?”安德里问。

“噢,很简单,黑裤子,漆皮鞋,白背心,一件黑色或蓝色的上装,一个大领结。您的衣服可以到勃林或维罗尼亚那儿去做。假如您不知道他们在哪儿的话,培浦斯汀可以告诉您。您的衣服装饰越少,效果就会愈好,因为您是一个有钱人。如果您要买的话,可以到德维都那儿去买,如果要买马车,则可以去找倍铁斯蒂。”

“我们几点钟来?”青年问道。

“六点钟左右。”

“我们那个时候准时到。”少校说。

卡凡尔康德父子向伯爵鞠了一躬,告辞而去。基度山走到窗前,看到他们手挽着手正走到对街去。“这两个光棍汉!”他说,“只可惜他们并不是真的父子!”于是,他沉着脸思考了一会儿以后,“走,我去看摩莱尔去!”他说,“我觉得这种厌恶简直比恨还要令人难以忍受。”



## 第五十七章 幽会

现在务必请本书的读者答应我们再把您带到维尔福先生屋后的那片园地上。在那扇半隐在大栗树背后的门外，我们还会找到那几位我们认识的人物。这一次是玛西米兰先到的。他一心等候着一个令他心动的熟悉的人影从树丛中出现，焦急地等着石子路上发出轻巧的脚步声，那盼望了许久的声音终于听到了，他本来期待的只是一个人，可是他却觉察出有两个人在向他走过来。凡兰蒂的迟到得归罪于邓格拉斯夫人和欧琴妮的拜访，她们的拜访时间延长到了她所预料不到的程度。于是，为了表示没有对玛西米兰失信，她向邓格拉斯小姐建议，邀请她到花园里去散散步，想借此表明她的迟到虽然无疑会使他感到很烦恼，但却并不是她自己的疏忽所致。那个青年人凭着一个知心爱人的直觉，立刻便理解了她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并且对于她的这种体贴，心里很是慰藉。而且，虽然她避免来到和他谈话的距离以内，凡兰蒂却安排得很巧妙，可以让玛西米兰看到她不断来往的身影；而每一次经过玛西米兰的视线之时，她总是设法趁她的同伴不知道时向她的恋人投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光，像是在对他说：“忍耐一点！您看到这不是我的错。”玛西米兰是很能够忍耐的，在这无聊的时刻，他就在脑子里比较这两位姑娘来消磨时间——一个肤色白皙，有一对水汪汪的温柔的大眼睛，优雅地微微弯着身体，像一棵体态柔和优美的垂杨柳；另外一个肤色浅黑，带着一种严厉傲慢的表情，身子笔直，如同一棵白杨树。毋庸置疑，在那个青年人的眼里，凡兰蒂当然不会比邓格拉斯小姐逊色的。大约半个小时以后，小姐们就回去了，玛西米兰知道邓格拉斯小姐的访问终于告一段落了。不过几分钟，凡兰蒂独自一人重新回到花园来。因为怕别人注意到她的去而复返，她走得很慢，她并没有马上直接走近门边，而是先在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小心谨慎地向四周看了一下，确定没有人在跟踪她，然后立刻起身，急急地向门口走来。

“晚安，凡兰蒂。”一个声音说。

“晚安，玛西米兰。很抱歉，我让您等了一段时间，但刚才您已经看到我迟来的原因了吧。”